

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
## 第一——一回 金仙一怒殺老道 寨主有意要姑娘

且說蔣平、艾虎、胡小紀，見嘍兵撲奔前來，艾虎隨手就要拉刀迎將上去。蔣平一攔說：「我們先下水去，你我共三個人，倘若被捉，豈不誤了大事。」艾虎說：「他二人既然被捉，我們要回去，可不是道理。」蔣平說：「我自自有主意。倘若李阮二人被他們拿住，咱們那裡有兩個押帳呢。」艾虎點頭，三個人同走，蔣平拿著李珍、阮成的兩套水衣，鑽入水中去了。嘍兵打著燈籠火把，雖是眼前大亮，遠方可看不真切，故此蔣平他們下水，誰也不能看見。再者這三個人鑽入水中連一點聲音也無，眾嘍兵撲空，廖習文、廖習武找了半天，只得復又回來。廖習文吩咐把拿的兩個人帶上來，細細拷問。嘍兵答應一聲，把李、阮二人五花大綁捆定，就是鬆著兩條腿。嘍兵早把那枝袖箭拔出來，交給廖習文。原來這二人，全是廖習文拿住的，論說他可是文人打扮，每遇動手，他也不會躡高縱低，若要交手，他左手有一根檀木拐，全憑右手袖箭。他這袖箭，是兩個筒兒，要一交手，專打來人的兩目，用一枝就打一枝，若論他腹內文才，也是甚好，這後面的刁斗，就是他的主意。此時把李珍、阮成往上一推，嘍兵說：「跪下，跪下。」李珍、阮成二人焉能與山寇下跪，哼了一聲，說：「哪個，跪下？休要多言，如今我二人既然被捉，速求一死。」依著廖習武，把他們推出去砍了。廖習文又說道：「待我問問！」轉面向李珍說：「你們二人同哪個一伙來的？大概獨自你們兩個人也到不了此處，必還有別人，只要你說了真情實話，我必開發你們一條活路。」李珍說：「事到如今，我們也不隱瞞，實是同著三位護衛前來。提起來，大概你們也都知道。一位是翻江鼠蔣平，一位是小義士艾虎，一位是鬧海雲龍胡小紀。」廖習文又問：「你們兩個人，叫什麼名字？」阮成說：「大丈夫行不改姓，坐不更名，這位是我哥哥姓李名珍，外號人稱巡江太尉。我姓阮名成，名號人稱細白蛇。」廖習文說：「難道你們沒走中平寨麼？」阮成說：「正走的是中平寨。」又問：「怎麼過的滾龍擋？」阮成說：「被翻江鼠給你們損壞了。他們三個人，是來探山，我們兩個人，是尋找朋友。」廖習文說：「你們找那位朋友，姓甚名誰？」阮成說：「找的是徐良，那是我師傅的門婿，就因為保護三千戶的村子，與你們那個使□三節鞭的交手，如今不知下落，我們找他來了。」廖家弟兄一聽，滾龍擋損壞，二人吃驚非小。廖習武說道：「不把他殺了麼？」廖習文說：「不可，也不管滾龍擋損壞沒損壞，我們既拿住他們總是奸細，解到大寨寨裡為是。」廖習武說：「也是個主意，我解著他走。」廖習文說：「使不得，等至明日早晨，再解他們走不遲，此時要走，還怕他們有伙計在路上等著，遇見反為不美。」廖習武就依他哥哥之言，叫眾人看守李珍、阮成，暫且不表。說書一張嘴，難說兩家話。再提金弓小二郎王玉，帶著東方金仙，由團城子逃走，出了葦塘，等了半天玉仙。王玉哄著金仙說：「玉仙頭裡走著，也是有的，我們上黑虎觀等去罷。」金仙無奈，跟著奔廟。曉行夜宿，非止一日，行到黑虎觀，天有初鼓光景。叩門，小老道出來，把他們讓將進去，直至鶴軒，一打聽趙元貞、孫元清，全沒在廟中，王玉叫小老道拾掇東跨院，他們就搬在東院去住，當日晚間，也沒叫預備酒飯。次日早晨起來，金仙給老道二□兩銀子，叫他們給預備飯食。吃完早飯，叫王玉出去打聽哥哥與妹子的信息。王玉出去，晚間回來，告訴金仙說：「石龍溝有人劫了囚車。」金仙說：「可不知道是什麼人劫的？」王玉說：「明天出去，再細細打聽。」到了次日，去了一天，也沒回來，到了第三天，王玉方才回來，就把京都城裡頭副的東方亮述說了一遍。金仙一聽，放聲大哭，說：「哥哥是死了，妹妹又丟了。」絮絮叨叨的念道。

可巧這個工夫，小老道過來送茶，這些言語，全被他聽見了，方知曉金仙是一個姑娘，自己也沒顧的送茶，復又回去。這個老道叫清風，他有個師弟叫明月，今年一□九歲，頗通人事，自從知曉此事，整整的盤算了兩天。到第三天晚上，又往東跨院暗地窺探，如要看出他們的破綻，把他們拿住，總得與我說些好的。將一奔窗戶，他是不會本事，腳底下一發沉重，弄出聲音，金仙在內就問：「外面是什麼人？」連問了數聲，小老道並不敢答應。金仙一掀簾子，往外一看。小老道一瞧，此時她就是女子的打扮，用手一揪，說：「這可得了，我等師父回來，告訴我師父，你敢是一個女子哪。你同王三爺是怎麼件事情？我要給你們嚷了。」金仙一聽，氣往上衝，一抬腿，「撲咚」一聲，就把小老道踢了一個筋頭，那鏈子錘就在腰中圍定。小老道一嚷，金仙摘下鏈子錘，對準腦袋，「吧啞」一聲，就把小老道打了個腦漿迸裂，死於非命，王玉往外一看，說：「你這是何苦？」金仙說：「他要喊叫，我不結果他，等待何時？」王玉說：「這也沒有別的法子，我們走罷。」二人立刻拾掇包裹行囊，帶上兵器。金仙仍是女裝打扮，等到天亮，再換男子衣服。二人不管死屍，跳出牆外，將要撲奔正西，忽見由東邊來了一條黑影，看看臨近，低聲一叫：「是姐姐麼？」原來是玉仙到了。

皆因得了開封府的印，二次又去行刺大人，被大眾追跑。不知紀小泉被捉，仍從馬道上城，由城牆外面下去，直奔店中，躡房而入，開了扞管，推門至屋中，把印掏出來，換上男子衣服，靜等著紀小泉。候至天色微明，並無音信。自己想：天光一亮，原來兩個人住店，怎麼剩了一個人，他們要一盤查，我無言對答，不如逃走為是。就把行李包好，所有的東西，連印俱都帶上，將門倒扣，仍是躡牆出去，順著大路，直奔商水縣而來。自己走路，暗暗傷慘，心中想念紀小泉，大概是凶多吉少，孤身一人，又不能救他，只落得孤孤單單，只可就是投奔黑虎觀來。到了商水縣，至飯鋪打尖，問過賣黑虎觀在什麼地方，過賣指告明白。玉仙吃完了飯，開發清楚飯帳，離了此鋪，撲奔黑虎觀。到廟之時，天就不早，遠遠的看見由牆上躡出兩個人來，近前一看，是姐姐。二人對叫一聲，金仙站住，兩個人見面，拉住手對哭了一場。王玉在旁勸解，二人收淚，玉仙給王玉道了一個萬福，他還了一揖。王玉說：「此處不是講話之所。」尋了一個樹林裡面坐定。背著王玉，玉仙告訴金仙，私通紀小泉的話，又把劫囚車得印，紀小泉被捉，一五一□細說了一遍。又問金仙的來歷。金仙就把姊妹失散，到黑虎觀，並怎麼殺死小道，述說了一回。玉仙說：「事到如今，怎辦方妥？」金仙又把玉仙這些言語，告訴王玉一回。王玉問：「她如今是怎麼個主意呢？」金仙說：「她也無法。」王玉說：「這可一同到朝天嶺罷！」玉仙點頭，又將印拿出來，三人觀看了一回，仍然交給玉仙。由此起身，到了白晝之時，金仙換了男子衣服，一路之上，曉行夜住，到了朝天嶺正是那些兵丁過河進竹門的時節，他們方到，也跟著上了船，進了竹門，過中平寨，又到臨河寨奔大寨，四□里路，一段一段的，都有人迎接三寨主。進了頭道寨柵門，到了中軍大寨，王玉叫嘍兵先領女眷上自己後院去等候，親自至大寨，見王紀先、王紀祖行禮。又見上面坐定一人，面似藍靛，熊眉虎目，有王紀先引見了，就把寧夏國王爺那裡派來的先鋒官，姓乜叫乜雲鵬，怎麼開兵打仗，怎麼金家弟兄被捉，那位乜先鋒不知去向的話說了一遍。又向乜雲鵬說：「這是我們三盟弟，外號人稱金弓小二郎王玉的便是。」彼此對施一禮，然後落座。王紀光說：「三弟上南陽府，為何這時方才回來？」王玉就把始末根由，如此這般細說了一回。王紀祖又說：「如今開封府印信，賢弟得在手中了？」王玉說：「不在小弟手內，還在玉仙手中拿著哪。」王紀先說：「金仙，算是從了你了，這個玉仙，你們在一處，大概也從了你了罷。」王玉說：「大哥不知，這個人性情古怪，雖是女流之輩，皺眉就要殺人，我雖私通她姐姐，與她連半句錯話都不敢說。」又問：「此人品貌本領如何？」王玉說：「若論品貌本領，普天之下難找第二個。」大寨主說：「我今正少一個壓寨夫人，要求三弟，與她姐姐提說提說，有她姐姐作主，大概准行。」王玉說：「這件事情，小弟可不敢應承。」大寨主說：「你哪裡是不敢應承，分明是你們二人暗地有情，你先不願意。」王玉說：「我們二人若有一分一釐私情，必遭橫報。」王紀先說：「三弟言重了，我乃是一句戲言，你就這等著急。我也不是一定要非此人不可，我是要見見此人，難道說還不行麼？」王玉說：「等我慢慢與她說著去。」說畢告辭，回奔自己東院，見著金仙、玉仙，她們已經換了女妝。這山中寨主，本沒有壓寨夫人，就是王紀先有兩個侍妾，在後面居住，有幾個丫頭、婆子。王玉現從她們那邊，借了兩個丫頭、婆子，服侍金仙、玉仙。

且說王玉進屋內，金仙迎接，至晚間方才提說，大寨主有意要收玉仙作壓寨夫人的話。金仙說：「那怕不行罷。等明天我慢慢探她的口氣，但能應允，倒是一件好事。」到了次日，王玉奔了大寨，與王紀先、王紀祖、乜雲鵬一同用早飯。忽見廖習武從外面進來，見大眾行禮。眾人俱都讓坐，廖習武說：「拿住兩個奸細，請寨主發落。」又提損壞滾龍擋一節，大家一聞此言，呆怔怔發

楞。王紀先直氣得破口大罵，叫把二人帶進來，嘍兵把二人推到屋中。王紀先一見，氣衝兩肋，吩咐推出去砍了。不知二人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